

櫓聲已遠

白沙村的往日時光



白沙社區發展協會

目錄

壹、 前言	1
貳、 白沙記憶	2
一、 白沙手繪地圖	2
二、 民國 40 年代白沙村住戶	3
三、 歷任村長芳名	5
參、 白沙村大事記	6
肆、 從白沙澳到白沙港	8
一、 悲傷的海難	8
二、 興建白沙港	9
伍、 神威顯赫	11
一、 平水尊王廟的故事	11
(一) 平水尊王的信仰	11
(二) 平水尊王廟歷史	11
二、 尊王降旨敕封張書記	13
陸、 舊日情懷	15
一、 白沙番薯燒	15
二、 地名故事	17
柒、 鄉親講古	18
致謝	25

壹、前言

北竿白沙村位於尼姑山下，依山傍海，自古以來，即是傳統漁村。最盛時期，大小漁船有 20 多艘，其中大多是捕蝦皮的艚，另有幾艘討小海的舢舨。除了捕魚之外，村人也在里山、尼姑山種植番薯，蔬菜，生活雖然清苦，但家人相聚，鄰里和睦，倒也其樂融融。

民國 60 年代，由於軍管戒嚴，對漁民作業限制重重，以及數百噸的大陸拖網漁船越界捕魚，動輒捲走、砍斷鄉親設置在外海的定置網；這類濫捕、炸魚以及汙染等破壞海洋生態的行徑，導致漁獲銳減，鄉親紛紛遷居台灣，另謀生活。前村長王詩如先生說，民國 60 年他初任村長，村裡有 537 人，到民國 70 年，全村只剩 100 多人，十屋九空，繁華不再。

白沙村是北竿最南的澳口，離南竿最近，加上海象穩定，國軍來馬之後，即被選定為出入南、北竿的口岸。40 年代以舢舨接駁旅客，50 年代後陸續增建簡易碼頭，到民國 83 年，白沙碼頭開始動工興建，填海造陸，岸邊豎起巍峨高大的港務大樓，而與大陸小三通開啟，更帶來龐大的過境人潮。

白沙碼頭的興建，徹底改變了往昔澳口的風貌，南邊山、北面山以及馬鞍境的地景也有很大的變化。白沙社區發展協會有鑑於此，特地訪問耆老，收集老照片，編輯《櫓聲已遠：白沙村的往日時光》小冊，藉此記錄本村往日情景，再現鄉親記憶，後代子孫也可緬懷先人的步履行跡。

本小冊編輯時間倉促、資料有限，疏漏難免，希望拋磚引玉，在此基礎之上繼續收集精彩故事，添加史實，讓白沙的記憶更為豐富；當然最盼望的是，有更多鄉親重返家園，一起努力打拼，重現往日美好的時光。

白沙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王建飛謹識

貳、 白沙記憶

一、 白沙手繪地圖

二、民國 40 年代白沙村住戶

第一鄰

戶號	住戶	附註
1	詹科題	
2	林木水、林全金	
3	詹菊菊	
4	陳梨梨	
5	楊珠太	
6	曾依犬、王楨楨	
7	曾依珠	
8	劉妹嫩	
9	劉犬尾、劉禮泉、劉禮康	
10	劉老妹	
11	劉細嫩	
12	劉妹妹	
14	郭依犬	
15	王禮富	

第二鄰

1	孫依珠、孫細妹、孫鳴康、孫銀康	商
2	王德發	
3	王春旺、王旺弟	
4	王依城、	
5	汪嫩弟	海保退役
6	王椅仔	
7	吳水寶	
8	王依棟	
9	張妹娘	
10	王順金	
11	曹依四	
12	王詩芳	中藥
20	王金法	
21	張仕康	
26	王詩羅	
村長	陳克戩	小販

第三鄰

1	曹依顯	
2	董玉官	雜貨店
3	張炎官	
4	王康金	
5	邱劉倂	
6	楊依題	
7	林伙泉	
8	劉珠倂	
9	孫賢亨、詹其仔	
10	張金吾	
11	王庭妹 陳依鎮	海保退役
12	劉妹仔、劉同同	
13	陳龍金	
50	王詩綸	

第四鄰

1	吳松官	
2	劉華華	
3	劉水妹 陳地地	
4	高美倂	商
5	王詩仁	
6	王萼倂、吳美教	
7	王萼萼	
8	鄭依木	
9	王依炎	
10	王雪利	
11	王禮水	
12	王詩珠	

第五鄰

1	王美興	
2	張顯伙	
3	張禮銓	
4	劉宜爐	
5	李法順	麥芽糖小販
6	盧嫩倂	

7	王侶哥	
8	林團倌	
9	林細倌	
10	鄭顯仔	
11	謝金倌	
12	鄭依太	
13	張禮為	

第六鄰

1	王要倌	
2	王佬犬	
3	翁增富	海保
5	王堂仔	
6	陳法倌	
7	陳依犬	
8	陳發興	
9	王玉水	
10	王顯灶	
11	劉佬母	
12	吳顯倌	
13	劉顯官	

三、歷任村長芳名

任別	第一任	第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	第五任	第六任
姓名	陳克戢	劉禮泉	高連官	張金吾	張依順	王詩如
任別	第七任	第八任	第九任	第十任	第十一任	
姓名	王長利	王振發	林玉蓮	謝承和	王若蓉	

參、白沙村大事記

【白沙村大事記要】

42/08/17 改制後閩東北行署，恢復設置連江縣政府於南竿，轄南竿、北竿兩鄉。王詩芳續任鄉長。

45/10/05 白沙村民王依炎等 4 人赴板里租借漁具，為 42 砲兵演習流彈擊中，陳兆全、王其其、王依炎不幸死亡，林團終生殘廢。

52/8/13 白沙村民高振康、陳炎儉兩戶火災，駐軍馳救。

54/10/26 白沙村民王詩羅遭回祿，房屋兩間焚毀。

56/6/20 超載超重，白沙接駁船新復國號翻覆，14 人罹難。

57/4/22 白沙村民王愛金失足墜海，戰士李明雄躍海救起。

58/9/15 北竿鄉民防組訓，白沙中隊獲團體第一名。

64/1/20 白沙村平水尊王廟舉行開光大典。

64/4/26 浙江籍漁船漂流至白沙海面，駐軍救助修護後離去。

65/1/4 白沙村帶魚、蝦皮雙告豐收。

67/4/24 白沙村中山國中應屆畢業生陳文敏等 6 人保送軍校。

67/8/24 白沙村長王詩如獲選全國敬軍模範。

71/1/1 北竿公車正式營運，4 輛新型公車，每天往返塘岐白沙 16 個班次。

71/5/11 蝦皮大豐收創歷年紀錄，橋仔、白沙村收穫尤佳。

73/11/7 北竿尼姑山供水設施完工，白沙村民用水獲得解決。

75/6/29 白沙村民邱林被毒蛇咬傷，北竿各界捐款 13 萬元助其就醫。

76/6/2 白沙村平水尊王廟修建竣工。

78/5/8 白沙村民王依笑在南竿鄉福澳發生車禍，重傷死亡。

82/1/15 白沙凸堤碼頭延伸工程發包興建。

82/2/6 白沙平水尊王環島巡行，全程 11 小時，場面浩大。

83/5/22 白沙青年王俊豪獲選國家角力選手，將遠征美國參賽。

83/07/01 白沙碼頭正式動工興建。

84/6/8 白沙平水尊王廟拆除，展開重建工程。

85/5/22 「白沙港」牌樓拆除，正式走入歷史。

86/4/30 龍興 6 號、惠民 27432 號漁船，白沙碼頭沉沒。

88/2/27 白沙港務大樓落成。

88/02/28 斥資 3000 萬，歷時四年興建，白沙平水尊王廟落成。

89/1/4 白沙碼頭連外道工程全面完工，正式開放通車。

90/12/15 白沙天鴻號貨船在進嶼附近海域翻覆，二位船員獲救。

95/09/09 觀光局首度推出大坵島固定航班，每周六自北竿白沙港出發。

96/12/16 白沙漁民王詩經捕獲長達兩公尺罕見大海鰻。

97/09/30 北竿白沙碼頭開辦「貨運小三通」，准許貨物在白沙碼頭受檢後運往大陸。

97/10/20 北竿白沙碼頭開辦「貨運小三通」後，第一艘貨船「新華輪」經查驗後載貨開往大陸。

97/12/02 北竿鄉親爭取開放白沙 - 黃岐航線，陳情強烈表達訴求。

98/04/09 北竿橋仔三合殿循白沙 - 黃岐航線至大陸進香。

98/06/10 北竿蕭王府組成大陸進香團，由白沙港出關。

99/04/27 北竿橋仔三合殿廟委會組成七十多人進香團，由白沙直接進行三通出關。

102/3/08 白沙村王愛珍獲選模範婦女表揚。

103/4/23 白沙境平水尊王廟組團至雲林北港朝天宮祭祀大典。

103/7/13 白沙境平水尊王廟分香至桃園行宮落成啟用。

104/03/08 白沙平水尊王廟接辦明年度北竿元宵擺暝文化祭活動。

104/6/01 北竿白沙浮動碼頭完成全部主體工程。

104/7/27 北竿白沙境平水尊王廟經由小三通前往杭州進香和交流活動。

104/08/7 年度模範父親白沙村吳忠友由村長代表接受各界表揚。

104/9/13 大陸福建省副省長鄭曉松前往北竿白沙碼頭討論黃岐 - 白沙航線。

105/1/21 北竿白沙平水尊王廟與台南鹽水蜂炮交流。

105/2/18 白沙平水尊王廟邀請雲林連德宮、台南鹽水武廟參與擺暝。

105/2/22 白沙平水尊王廟施放 5 萬 5 千發蜂炮。

105/6/8 白沙村曹玉財獲選今年度模範父親。

105/8/17 白沙漁民捕獲一尾罕見大旗魚，長約 2 公尺，重達 50 公斤。

105/12/18 北竿白沙村旅台鄉親第四屆聯誼大會於隆興海鮮餐廳召開。

106/2/9 白沙平水尊王升格為王爺並舉行揭牌儀式。

106/7/9 白沙平水尊王廟廟管會委員改選，張文財連任第 8 屆主委。

107/7/11 中颱瑪莉亞造成北竿白沙碼頭 2 艘船隻沉沒。

108/12/18 小三通白沙-黃岐航線今年截至 11 月進出客流量 49647 人次。

109/2/10 冠狀病毒疫情，即日起關閉白沙-黃岐航線。

109/5/15 馬祖大橋北竿銜接點尼姑山 42 據點展開地質鑽探工作。

110/5/28 白沙港務單位針對每日入境乘客實施必要消毒作業。

肆、從白沙澳到白沙港

一、悲傷的海難

民國 56 年 6 月 20 日，白沙港吹西南風，港內浪潮洶湧，等在港外的安勝輪升火待發，一陣陣黑煙從中澳往尼姑山散去。那天退潮，旅客一如往昔，先登上搭在駁船上的「櫟板」，再駛到外港接駁客輪。那天的接駁船是中興 26 號(新復國號)，軍民旅客約有 3、40 人，還有一台軍方的發電機，放在船頭。人員加上發電機以及其他貨品，新復國號吃水極深。

新復國號才剛掉頭，欲往外港駛去，迎面一陣大浪，載發電機的船頭首先下沉，艙板乘客驚慌失措，隨浪湧搖擺擠到一邊，駁船隨即翻覆，海面進是哭喊呼救的人頭，載浮載沉。

那時正是捕「白鯧」季節，岸上停了四艘舢舨，王詩如與王禮水、曹玉財、曹玉康、曾仁弟等伙計，正在整理漁具。看到沈船，他們立刻呼喊救人，隨即推舢舨出海，見一個、拉一個，旅客中軍人較多，他們揹槍紮腰帶，全副武裝在海裡不易浮起，還有一些不會游泳的婦女小孩，一下就沉到海底。

當時有位曾經是馬報記者劉舫，因岳母過世從台灣返北竿奔喪，本想多待幾日，因前一日單號(19 日)，對岸宣傳砲彈打到白沙，覺得久留危險，決定提早返台。20 日，便與妻子、小孩、妻舅 4 人，準備搭安勝輪赴南竿轉補給船回台。隨行的妻舅林玉官水性很好，四人落水後，他先拉住劉舫，叫他雙手搭在新復國號船尾橫樑，等人來救。林玉官隨即潛水去找姊姊與外甥，分別將他們救上舢舨，等他回頭，劉舫已因體力不支(一說心臟病發)，不幸被大海吞沒。

新復國號船員吳國忠的姑姑吳軟金女士，在水中呼喊救命，吳國忠游過去，近在咫尺，吳軟金女士已經沉到水底，吳國忠眼睜睜著姑姑罹難，非常痛心難過。王詩如和幾位漁民，在浪濤中奮力拉人，救起 20 多位，但仍有 14 位軍民不幸葬身海底，屍身一整列排在沙灘，場面哀戚悲痛。其中還有兩位到南竿辦嫁妝的橋仔村姐妹花，姐姐陳泉妹，妹妹陳蓮花，也雙雙不幸罹難。

次日，軍方與連江縣政府設置靈堂公祭，場面哀戚隆重，令人悲歎不已！



50 年代白沙港接駁船

二、興建白沙港

白沙港發生海難悲劇之後，北竿與南竿之間的交通，依舊仰賴軍方租用的貨輪，接駁船則改以噸位較大、跑高登的忠誠號支援，取代傳統漁船。民國 65 年前後，程邦治將軍調到北竿擔任師長。因感於高級長官經常搭乘小艇(水鴨子)視察北竿防務，搶灘登陸受制潮水與地形，非常不便，遂以軍方經費修建白沙港突堤碼頭。

那時，王詩如擔任白沙村長，向鄉公所申請 200 包水泥，請工兵協助，鋪設港口廣場通往村公所的馬路，方便民眾搭乘軍用卡車改裝的交通車。軍方協助修築簡易碼頭與馬路，耗用很多原來戰備用的水泥。當時的程邦治師長，希望王詩如能以村長身分，發動村民樂捐，挹注軍方耗用的水泥。王詩如說：「我們漁民生活這麼清苦，吃飽都有困難，哪有餘錢募捐？」

民國 66 年間，連江縣政府召開會議，白沙村長王詩如出席。搭在會中說明軍方協建突堤碼頭的現況，提議上級能編列預算支應。剛好，農復會有筆 100 萬元支援地方建設的款項。縣政府建設科長陳仁官科長答應撥款，當時一包水泥才 20 多元，100 萬是非常大的款項，程邦治師長非常意外，連說一個村長，怎能爭取到這麼一大筆款項。

在軍方工兵協助之下，以這筆經費，修建了一座兩長約 200 米的突堤，兩邊都可靠泊小艇與漁船。另外建有十字型的大門，旁邊還有一間貴賓休息室，並且鋪設從港口往村公所的水泥路面，白沙港粗具規模，門面外觀也提升許多。

民國 72 年間，連江縣政府正推行「島島有碼頭」的政策，因感於南北竿間客貨往來日益頻繁，白沙突堤碼頭受潮汐升降影響，只能在漲潮時上下船與裝卸貨物，非常不方便。北竿鄉代主席王詩國、坂里村長陳和平、白沙村長王長利，還有已經搬回坂里居住的王詩如，商討白沙那時，台灣貨輪與軍方補給船都泊在午沙港，船來時，午沙港碼頭擠滿了搬貨的「甲哥」、商店老闆、稽查員、憲兵，還有來回接駁的舢舨。沙灘上堆滿各式各樣貨物，等待運貨的軍卡車。政委會還特別設置一間稅捐稽徵處。徵收貨物進口稅。

因此，農復會補助「島島有碼頭」的風聲傳出，有地緣之便的塘岐地方人士，無不希望碼頭設在鄰近的午沙港。由於塘岐是北竿政經中心，商家眾多，聲勢浩大，形成「午沙港」與「白沙港」相持不下的局面。為此，當時的建設科長劉立群與農復會專員陳嘉吉以及河海工程專家等人，特地到北竿勘查，評估兩個港口的優劣。雙方互不相讓的結果，第一期 4 千多萬的建港工程費，差一點被丁之發司令官挪作東莒簡易碼頭的興建費用。

民國 76 年，在地方人士發動之下，白沙、坂里村民聯署，請南竿商會總幹事游新泰執筆，呈請丁之發司令官將北竿碼頭設置在白沙港。一個星期後，協商會議在縣黨部召開，林德政縣長、曹常順書記皆出席會議。半年後，丁之發司令官調防，由葉競榮中將接任。民國 77 年，民政科長葉金福，陪同葉司令官視察北竿，並出席北竿鄉公所座談會。白沙與坂里代表在會上力陳白沙建港的優勢，主要說明三點：(一)白沙港對面即是福澳港，與南竿最近，減少航行時間；(二)尼姑山附近風浪大，影響船舶進出；(三)需考慮午沙港流沙問題。王詩如說，會後葉司令官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像很專業喲！」

民國 80 年，中央撥款三億七千萬元興建白沙碼頭，由臺灣漁業技術顧問社規劃設計，大棟營造工程公司承建，民國 83 年動工，85 年拆除舊白沙港牌樓，86 年完成了碼頭及護岸、防波堤、泊地竣挖、導航設施、港區照明等工程，89 年 1 月開通中澳口至白沙碼頭之聯外道路，5 月港務大樓落成啟用。至此，嶄新的白沙港成為進出北竿島，以及往來大陸與馬祖列島之間的重要門戶。



60 年代白沙凸堤碼頭(劉宜倂先生提供)



70 年代白沙港牌樓(劉禮釗先生提供)



現在白沙港



60 年代白沙港(劉宜倂先生提供)

伍、神威顯赫

一、平水尊王廟的故事

(一)平水尊王的信仰

白沙平水尊王廟巍峨堂皇，坐落於白沙港西側，非常耀眼顯目。平水尊王的信仰，不但是北竿唯一，即便全國範圍內也獨一無二。

相傳平水尊王姓李，是南宋抵抗蒙古入侵的英雄。蒙古入侵期間，為避人耳目，尊王自毀顏面，隱身馬祖北竿島，捕魚維生，並義結四傑八雄，共十二人成金蘭之交，以達成雪恥復國的職志。

某日，四傑八雄假扮成傷殘，渡海潛入福州，沿街乞食，伺機刺殺元朝鎮閩之王，欲取其首級祭告先朝。閩地義勇之士，也紛紛響應四傑八雄反元復宋之義舉。當朝大為震驚，遂派軍鎮壓。尊王等四傑八雄寡不敵眾，敗逃出海，退至北竿進嶼，船隻觸礁擱淺，四傑八雄只得棄船，潛泳登上進嶼。

尊王見前無進路，後有追兵，天地悠悠，遂自刎明志，以告先朝。臨難前仰天大呼：「國仇未報，吾輩死不甘願！」自此，尊王英魂常顯現於海島之間，庇佑海上靖平，漁產豐收。自古以來，白沙村民間亦盛傳尊王為避敵人耳目，自殘毀容導致耳聾，就義後，屢屢顯靈庇佑漁民海上平安，故有耳聾大王別稱。

元朝末年，朱元璋遣部將湯和入閩討伐陳友定。尊王見元朝已是強弩之末，滅元大業即將成功，於是化身為一盞明燈，導引明朝水軍由烏豬港進入閩江，順利擊潰陳友定部隊，完成改朝換代大業。朱元璋為感念尊王顯靈導引，欽賜龍袍，並封敕為平水尊王。

(二)平水尊王廟歷史

白沙平水尊王廟始建於明朝永樂年間，泥塑神像既已身著五爪黃龍袍。清咸豐三年，鄉紳王三韜等，倡議重修廟宇，粧塑金身，廟宇形制有如一般家屋大小。

民國 30 年前後，從四川樂山漂來一座周倉將軍神像，身長逾尺，兩眼大如茶盅，初時泊於牛角村海灘，漁民見之欲將神像移到岸上奉拜，眾人竭力無法撼動。神像後來又隨海流漂至北竿白沙村，白沙人合力移至平水尊王廟供奉。

當時北竿土壩王正平，盤據坂里，強徵暴斂，魚肉鄉民。某日，王正平見北竿鹽館（今塘岐國小）僅二、三人看管，入內搶劫。因懾於周倉將軍神威，搶劫所得不敢據為己有，遂捐出修廟，將平水尊王廟增建為二進，便於安座周倉神像。無奈王正平作惡多端，人神共憤，在攜眷回返大陸的航程中，遭神明報應，下場甚為淒涼。

民國 35 年，王詩芳、劉水妹等鄉賢，見神廟年久失修，再次集資整建為石造四扇三間之廟身，並作為村內少年讀書寫字的私塾。民國 40 年間，成為附屬坂里國小的白沙分校，一到三年級皆在此就讀。

國軍來馬後，白沙澳口成為島際間往來門戶，憲兵崗哨夜間宿在澳口旁邊廟內。民國 50 年代有人抽菸不慎，曾經引來祝融之災，整座廟宇付之一炬。其時海上漁獲甚豐，村人約定，各戶以所收蝦皮之量，每百元中 2 元，依比例抽成，作為建廟基金。民國 63 年前後，由軍方支援工兵、水泥，配合村內基金，及鄉紳張金吾先生等捐款，原址重建廟宇，主殿恭奉平水尊王，側殿恭奉媽祖娘娘與土地公。唯當時構工匆促，廟宇形制未盡符合閩東樣式，且沙石直接取自澳口，海砂鹽份導致鋼筋腐鏽，水泥脫落，滲漏嚴重。

民國 80 年間，塘岐尚書公廟竣工，劉禮泉等村中耆老受邀落成典禮，感於尚書公新廟雕欄畫棟，寬敞亮麗，大陸原鄉所塑金身亦形貌莊嚴，栩栩如生，遂有再次改建之議。而當時村人多已移居台灣，留下者不過十餘戶。因此，台馬兩地同時集資募款，響應熱烈，白沙碼頭承包廠商也自助鋼筋水梨，加上本村在台事業有成者，所在多有，很快募得二千多萬元建廟基金。

民國 82 年，劉禮泉先生受鄉親之託，與堂弟劉禮秋，辭去台灣工作，專程回馬主持建廟工作。期間兩岸船隻、貨運管制日趨嚴密，磚石、木料、塑像不得直接從大陸進口，必須。繞道香港，轉台灣，再運抵馬祖。時間、金錢耗費巨大，所投入的精力、心神更是無以計數。幸得平水尊王保佑，民國 86 年，新廟終於完成，氣勢宏宇，美輪美奐，現已成為北竿著名參拜景點。

民國 89 年間，因感於平水尊王神威顯赫，遂於桃園八德新興路建平水尊王八德行宮，方便旅台鄉親就近祭拜。



60 年代平水尊王廟(王詩如先生提供)



80 年代平水尊王廟(廟委會提供)



民國 82 年重建平水尊王廟(廟委會提供)



民國 84 年白水尊王廟落成(廟委會提供)

二、尊王降旨敕封張書記

白沙平水尊王廟坐落於白沙村左前方，面朝大海，護佑白沙村民出入平安，魚蝦滿艙，是馬祖四鄉五島唯一祭祀平水尊王的廟宇。平水尊王廟有一尊神明，非常獨特，祂是白沙村前村長張金吾先生。民國 73 年前後，平水尊王託夢降旨，迎入金吾先生英靈，敕封為平水尊王府書記，以襄助尊王護國祐民之大業。

張金吾先生，民國 25 年出生於北竿白沙。年幼喪母，他沒有兄弟姊妹，由父親張金全先生撫養長大。國軍來馬祖之後，在尊王廟內設立分校，張金吾讀了兩年。民國 40 年間，政府保送馬祖籍學生到金門讀初中，因為家貧，金吾先生終究失去繼續升學的機會。

民國 40 年代，白沙村人普遍以漁為業，有舢舨、有舢舨，遠海近岸，大大小小的 20 多艘漁船。張金吾 16 歲起便到舢舨工作，幫忙燂蝦皮，曬蝦皮，有時也頂替大人出海，幾年下來，對白沙附近海域瞭若指掌，大舢、小舢、圍繒、放釣、放縴等各種漁事，也都駕輕就熟。

張金吾本性妥當(老實)，待人謙恭有禮，且工作認真踏實，雇用過他的船主，無不讚美有加。25 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張金吾悲傷難過，整日以淚洗面。

同村王詩珠先生，在內地讀過私塾，能識字、會算盤，當時經營一間店鋪，在多數都以捕魚為業的白沙村，算是富裕人家，村人都以「老闆」相稱。他看著張金吾長大，見他忠厚老實，做事勤奮，且面貌堂堂，對他印象非常良好。

詩珠老闆生有二女，膝下並無男丁。適時，二女王蓮妹從馬祖初中畢業，在白沙分校任代課教師。詩珠老闆見金吾喪父，於今孤身一人，有意招他為婿。女兒蓮妹也知金吾人品高尚，老實可靠，雖然學歷不及自己，卻是可以託付終身之人。26 歲那年，張金吾與王蓮妹成親，半子半婿，進了王家之門。婚後，張金吾先在近海捕魚，春夏圍繒捕丁香、鯤魚，夏天鯧魚、白力魚，秋冬以後則是帶魚、鰻魚、還有經濟價值最高的蝦皮。

民國 50 年代起，退輔會榮民產銷中心開始收購地區蝦皮、黃魚等漁產，外銷台灣，高檔蝦皮更轉銷到香港。漁民見銷路暢通，紛紛向政府貸款購買漁船漁具，打楸拉網，於每年農曆九月以後圍捕蝦皮。張金吾也在此時投資打蝦皮，他沒有舢舨，便與塘岐王水官先生合股，租用他的「中興 100 號」舢舨，同時聘請「下江(負責出海)」、「伙長(負責舢舨事務)」，從農曆八月開始做季頭，準備打楸以及漁網與漁具。

當時，白沙澳口外已有多艘漁船兜岸佈網，為免影響同村漁民的漁獲，張金吾決定做「開岸(遠海)」。他結合白沙幾位青壯漁民，投資了四十張舢仔，佈在瀏泉礁旁邊一個叫「球舢」的礁石附近，打楸佈網捕蝦皮。這塊礁石漲潮時整個沒入大海，退潮時可看見「水花打鼻」，非常容易辨認，南竿牛角、山隴都有漁船來此佈網。

第一年的遠海舢舨，蝦皮豐收，伙計、伙長都有錢賺。第二年，同村劉禮泉與王詩如也相繼投資遠海打蝦皮，光是白沙村就有三艘「開岸」漁船，可說盛況空前。

民國 50 年，縣政府在南竿介壽村興建漁會大樓，一樓設有鹽倉、漁具部門與冷凍庫的設備。張金吾最初擔任白沙民防隊漁事組長，因其勇於任事與熱心服務的精神，隨後又獲選為北竿鄉諮詢代表，並連任多屆連江縣漁會的理事。他經常赴南竿開會，為北竿漁民爭取興建漁寮、漁船機械化、漁具補助、漁民貸款等權益，可謂不遺餘力，村人都尊稱他為金吾先生。

金吾先生建議漁會與退輔會，將收購蝦皮的範圍擴大到北竿，以照顧北竿魚民的利益。蝦皮季節開始，他以自己的漁事經驗，指導漁民辦季頭、何處佈網，何時收網。他並陪同輔導會人員到漁家收購蝦皮。蝦皮分甲、乙、丙三級，甲級蝦皮含鹽極少，必須頭身完整、純淨無瑕，無一絲「游龍」、小蝦留下的紅鬚，標準最高，價錢也最好。當時有些漁民，往往施加過多鹽份，以增加重量。金吾先生總是耐心溝通、勸導，鼓勵漁家少鹽、耐心挑揀，將本應判為乙級的蝦皮升格為甲級。

民國 65 年，馬祖漁產加工合作社成立北竿分廠，由金吾先生負責。除了收購蝦皮，又增加收購白力魚的業務。當時進嶼附近的海域，離白沙不遠，是白力魚產區。金吾先生租用張依順先生的瓦房二樓作為辦公室，將碼頭邊的一棟房屋改建為加工廠，增建水泥鹽池，醃製白力魚。

有五、六年間，白沙白力魚的魚況非常好，每天都有數十到數百公斤的魚獲。白力魚經一星期的醃製，再攤開在陽光下曝曬、發酵，然後裝袋運到台灣外銷香港，這就是有名的「霉香力魚」。時任白沙村幹事的陳天喜先生回憶，金吾先生非常好客，午餐時間，經常邀請共餐，魚寮內技工漁民圍桌而坐，紅燒後的霉香力魚非常下飯，一桶炊飯一下子就吃得光溜見底。

因職務之便，金吾先生經常與漁會理事長吳木肯、黃星華，陳葆麟等人討論事情，他也與李貴立、陳一鵬前後任鄉長熟識，也是民眾服務站楊作永、潘輔等主任的好友。民國 60 年間，坂里青年王詩如搬到白沙村捕魚，金吾先生經常找他與村裡的青年講古、聊天，告訴他們做人做事與待人接物之道。王詩如印象深刻，因為村裡長著多半木訥少言，或者以訓誡的口氣交代事情，極少如金吾先生這般耐心開導。這些叮嚀成為他一生做人做事奉行的圭臬，其後，他也一直以「師傅」尊稱金吾先生。

王詩如回憶，有件事情他至今難忘。他在白沙捕魚時，某日中午，路過金吾先生的漁寮，天氣炎熱，他看見有人躺在涼椅休息，手邊拿了一冊國小課本，正一字一句的專心唸讀。他仔細看清，唸讀的是居然是金吾先生，王詩如大為驚奇，那時金吾先生往來的都是高官顯要，卻自認識字不多，不斷自修精進，王詩如對他虛懷若谷與好學不倦的精神非常敬佩。

金吾先生曾任村長職務，經常協調軍方配合潮水，放寬漁民出入港口的管制；若遇火炮演習，影響漁民作業，更需面報長官，調整射擊位置與時間。當時每年有美援發放救濟品，他總是想方設法，讓真正貧戶都能分得適量米糧衣物，滿足基本需求。

民國 50 年代，平水尊王廟曾有一班軍人借住，戍守白沙澳口。夜間士兵抽菸不慎，引起祝融之災，整座廟宇付之一炬。金吾先生發起募捐，重建廟宇，除了出錢出力，同時徵得村人同意，在蝦皮收入中，每 100 元捐 2 元，作為建廟基金。當時白沙蝦皮豐收，價格優渥，在金吾先生主事下，很快以水泥鋼筋修復，尊王金身得以安座，村民擺暝祭祀也方便許多。

民國 66 年間，大陸拖網漁船成群結隊越界到馬祖海域捕魚。特別在瀏泉礁附近，三天兩頭即傳出魚網被拖網捲走，或者被攔腰砍斷的事件。漁民不堪其擾，損失慘重，紛紛將楸樁撤回，而此時近海漁業也連年歉收。有人遷台依親，到工廠上班，無風無浪，每月薪水有二、三萬元。消息傳回馬祖，大家紛起效尤，一家五口進工廠，每月可賺十多萬元。當時擔任村長的王詩如說，民國 60 年初任村長，白沙村大小人口尚有 570 多位，到民國 69 年僅剩 100 多人，超過 2/3 的人都搬到台灣討生活。

民國 70 年以後，白沙漁業逐漸沒落，愈來愈多的人遷居台灣，金吾先生的蝦皮與白力魚事業也逐漸萎縮，魚貨加工廠的鹽池空無一物。他望著這個從小長大、付出無限心力的漁村，逐漸蕭索沒落，心中無限感慨。此時，妻子蓮妹也結束雜貨店生意，遷台居住。金吾先生不時往來台灣、馬祖，變得愈加沉默。民國 71 年，金吾先生在台北中和家中積鬱而終。

次年，平水尊王託夢降旨白沙耆老曾依珠(曾德華、曾玉花父親)，謂白沙境信眾張金吾君，生前熱心公益、造福鄉梓，且為人正直，公正無私，當迎入尊王府奉祀。曾依珠將此事稟告廟委會，經扛乩請示，獲尊王確認並敕封書記官銜，隨侍左右，輔佐尊王護祐風調雨順，全境平安。

民國 73 年，張書記金身塑成，鑼鼓鞭炮迎入尊王府，供後人悼念祭拜。



張金吾先生(中立者)(王詩如提供)



張金吾先生(第二排左起 2)(王詩如提供)

陸、舊日情懷

一、白沙番薯燒

「番薯燒」即是地瓜釀製的燒酒，四季都能產製。由於價廉，昔時農夫上山，漁人出海，喝的多是此物。比起不能過夏的老酒，番薯燒更接地氣，是真正流通民間的飲品。

馬祖的「番薯燒」最早從北竿傳出，南竿、白犬、東引皆少見。而北竿最早釀製的是王永木先生。王永木年輕時曾是橋仔商賈鄭水哥「源生號」伙計，走錨纜，拜過許多碼頭。那時，常有閩江上游「山裡人(疑是畚族)」，馬祖人喚他們「北仔」，搖舢舨渡海，來北竿賣柴火、寶丸(龍眼乾)、番薯米之類的山產，換回一船醃製的「臭漢」、下雜鹹魚，自食或轉賣，愈鹹愈

好。王永木識多見廣，能與他們搭上幾句，有時一起喝酒划拳，江湖日久無難事，「北仔」教他釀「番薯燒」。

兩岸斷絕往來之後，源生號沒落，王永木定居白沙改行捕魚。秋風乍起，天氣轉涼，他跟村人一樣，準備酒罈酒撈，開始釀製老酒。當時的糯米不但價昂，而且得向南竿物質處購買，非常不便。他想到，「北仔」喝的番薯燒。那時，白沙人除了捕魚，也在尼姑山、馬鞍崖種番薯，收成後礱成番薯米。王永木自己種，也收購鄰人番薯，貯存在自家廳中地窖裡。

曾任白沙村長達 15 年的王詩如說，他幼時曾見過王永木釀地瓜燒。番薯切塊後一定要煮的爛熟再碾成碎泥，那時沒有酒麴，而是拌入老酒釀後剩餘的紅糟，移入陶缸發酵，靜置一夜等氣泡冒出，再封入酒罈熟成，約莫一星期後，番薯泥泛出微微酒香，即可取出拿去「燒」。

「燒」就是蒸餾。大灶生火，蒸桶上下各放一個鐵鼎，底下的稱地鼎，盛水後倒入熟成的番薯泥，桶中央斜架一支有凹槽的橫隔木片，接到桶壁上的小孔；蒸桶上端再置一個裝冷水的天鼎。當地鼎內的番薯漿受熱，蒸氣瀰漫上升，觸到盛冷水的天鼎底部，瞬時凝結，酒液沿桶壁流到橫隔的凹槽木片，再流過插入小孔的竹管，一個大茶壺已等在桶外，一滴一滴的承接飄出番薯清香的酒液。

王永木的釀酒技術逐漸傳開，同村曹依肆、吳松官、王要倬等也開始釀造。他們發現紅糟發酵力道不足，酒味平淡如飲開水。此時，南竿中興酒廠開張，好幾位北竿鄉親入廠任職，有的挑水、有的蒸米、有的裝瓶，他們跟廠方要了一些雞蛋大的白麴，攜回北竿，與酒糟一起混入發酵，酒質立刻變「野霸」。於是，冬天喝老酒，夏天喝番薯燒，成了村人的慣例。

民國 50 年，橋仔酒廠開始營業，流出更多酒麴，坂里、后澳，甚至南竿津沙也有人開始釀製。其後，台馬之間海運開通，每隔三、五天到岸的民間貨船，在戰地政務嚴禁私釀的時期，成為紅麴、白麴流入馬祖的重要管道。

白沙鄉親曹玉財，仍保有一套父親曹依肆當年釀酒的器具，經他巧手改裝，木桶(馬祖話：熬)換成輕巧的白鐵，現在仍能操作。他說：釀造番薯燒一個重要關鍵即是「去頭截尾」，只取中間部分；一般說法是酒味太淡，影響口感。其實最先與最後蒸出的汁液，都不是純酒，而是喝了頭疼的發酵雜質。

番薯燒味道清淡，熬煮稍不小心，會有一絲番薯的燥味。也許有一天，當人們重新認識番薯的草根香氣，在烈陽海風與現代科技的加持之下，可發展出白沙「番薯燒」，就像日、韓知名地瓜燒「燒酎」、「真露」一樣，成為地方文創產物鏈的一環。



古法蒸餾番薯燒(曹玉財提供)



民國 69 年白沙(阮義忠攝影)

地名故事

● 327 觀測站

327 觀測站位於白沙村尼姑山最高點，可環視北竿四周，包括后澳大澳山、午沙、坂里、後浪波、南竿復興村，皆一覽無遺。天氣好時，甚至對岸黃岐都一清二楚。

327 觀測站位置重要，但興建過程一直有些波折。據村中耆老說，每當接近完工，大雨就來，建築物隨之崩塌，前前後後蓋了好幾次，弄得指揮部長官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次，郝柏村總長來北竿巡視，繞道尼姑山查看，發現觀測站地理位置絕佳，詢問在地指揮官，為何不建據點？指揮官報告來龍去脈，郝柏村聽罷，立馬要了紙筆，揮筆寫字貼在石壁上，然後焚香祭拜。說也奇怪，327 觀測站就順利建成。

除了觀測站之外，一旁還建有練習靶場，那是新兵必到之地。觀測站附近沒有福利社，每次新

兵來此受訓，村裡的雜貨店都會挑一些飲料、餅乾、泡麵、香菸提供官兵消費，一天來回好幾趟。

某次，有個小朋友跟著一起去玩，途中掉進坑洞，大人忙著做生意沒注意到。小朋友也不哭不鬧，在坑洞裡睡著了，直到傍晚，家人喚小朋友回家吃飯，才發現不見了。全村連同附近的軍人全部動員，上山尋找，最後在坑洞發現了小朋友。

● 尼姑山

白沙村位於尼姑山腳，背山靠海，村落依山而建，澳口卻很平坦，接駁方便，自古以來便是很好的漁港。

以前，只要搭船到北竿，進入白沙港之前，一定可看到山腰上「光復大陸」四個大字，非常顯眼。附近的 327 觀測站，早期設有高倍望遠鏡，觀察海面與對岸黃岐，非常清楚。尼姑山往南方向，與南竿復興村相對，將是未來南北竿跨海大橋，進入北竿的起點。

尼姑山有個美麗傳說，版本不一，但都與愛情有關，非常浪漫。

清朝時期，有對戀人，女孩是大戶人家，男孩是個窮書生，兩人個青梅竹馬。當他們 15、6 歲時，女方父母希望女兒嫁到富貴人家，但是女兒芳心已屬窮書生。女方父親不同意，於是開出條件，希望男方考取功名再來迎娶。男方科舉不順利，已落第兩次，這回是最後機會，若再無功名，女孩將嫁做人婦。窮書生進京趕考，一年半載，音訊全無，於是女方家長決定幫女孩安排相親，但女孩不允，就從村莊躲到山上一間茅草屋裡，寧死不嫁。日子一天天過去，最終飢寒而終，葬於尼姑山。窮書生在北京苦讀數年，終於考上功名，在風光回鄉途中，在白沙村前的礁石沈船，從此那礁石就稱之為進士嶼。

另一傳說是：

南宋時期，有位住在福州的書生揮別妻子進京趕考，中了進士，乘船從杭州取海路衣錦還鄉，船過進嶼，海上突起風暴，船被大浪吞噬翻覆，進士葬身海底。妻子痛不欲生，將夫埋葬後，在尼姑山搭草庵，每日頌經思念夫君。當地人為感念這段堅貞愛情，於是將草庵所在取名尼姑山，將進士葬身處取名進嶼（現在蛇島）。

柒、鄉親講古

劉禮泉先生(86 歲)

我的祖輩世代捕魚，清朝末年就已移居馬祖。我在八、九歲時曾聽母親說，以前家裡有一個櫥櫃，打開後滿滿一排「紅雞角（民初紅色紙鈔）」，都是歷年捕魚收入，家裡是很富裕的。

我父親一代有六個兄弟，分家後各食其力，各家戶仍然捕魚，村內最多曾有三艘艚船，捕蝦皮，另有十多艘舢舨船圍網、放釣，都是風帆與槳櫓為動力。風急浪大，帆檣都要壓得很低，順著風向調控，一不小心，船隻就會翻覆。

我七、八歲時，讀過二年人家齋（私塾），先生（老師）都是從大陸內地請出來。進人家齋，每個學生每月要繳 60 斤白米，很貴的。那時唸書看家裡經濟狀況，有錢就唸一、二個月，沒錢就輟學在家幫忙，上山打柴、撿豬菜，或到海邊討汫、撿海螺。念書都是斷斷續續，同學間的年齡差距很大，小的五、六歲，大的十五、六歲，教書先生依程度高低，教不同的課本，不外乎千字文、三字經、幼學瓊林等書本。

我十幾歲就上船捕魚，很快學會掌舵、控制風帆。我父親經常要我幫忙，跟他一起駕船赴福州，賣鮮魚、蝦皮以及鹹貨（鯷仔、丁香、蝦皮等）。順風的話，清晨開船，中午就到了。船都泊在第三碼頭（現台江碼頭）。漁貨都固定盤給碼頭邊一位叫做「依源」的伢人（盤商）。魚鮮留在福州販賣，鹹貨大都售到閩北山區，那裏缺鹽，特別喜歡鹹蝦皮、鹹鯷仔。與「依源」來往幾次之後，彼此熟悉，他便教我記帳、打算盤，還要收我為義子，但我父親不答應。

我能識字，又能打算盤、講普通話，村裡的指導員剛好也姓劉，是本家，對我很好，認為我可以吃公家飯。他調南竿時，便介紹我去當警員。可我父親不准，那時村長每月津貼 30 元，村幹事才 20 元，警員好不到哪裡。薪水這麼少，我父親說：「做死事！」而當時漁獲不錯，一個月薪水幾天便可賺回；再則，捕魚是祖先留下的行業，家裡有艫、舢舨一應俱足，大海豐盛，足夠一家溫飽。

民國 34 年，日本戰敗前夕，白沙澳口突然駛入一艘插著太陽旗的鐵殼船，七、八個日本軍人登岸後在沙灘駐紮。他們白天在沙灘上玩摔角，晚上宿在船上。見到村子裡孩童，也會掏出軍隊餅乾分食，我也分到一片，大概從未見過這種食物，當時覺得非常好吃。有位日本兵到村子裡想買雞蛋，經過我家門前，我二伯劉水妹聽過日軍暴行，趕緊躲起來。臆寮雇得企山（長工）膽子大，與日本人比手畫腳周旋半天，不得要領。日本人不耐煩隨手推他一把，企山跌下邊坡，差點摔死。大人說，聽口音，這些日本人大多是台籍日本軍。

王玉釵女士(68 歲)

民國六、七十年左右，台灣經濟起飛，十大建設興起，當時白沙村有很多居民陸陸續續搬離到台灣討生活，記憶中那時午沙已經有馬祖發電廠了，而白沙當時有兩間雜貨店，我還記的名稱是瑞豐商店與豐原商店，他們當時貨物都是去塘岐批發回來賣。回白沙住了 12 年，於民國八十幾年碼頭從新興建，當時白沙村只剩下 10 幾戶人了，想想白沙在民國五十幾年有上百戶人家，直至六十幾年陸續搬離，到民國 80 至 85 年，只剩下不到 10 戶了，就在民國 83 年碼頭興建，白沙人有些回來做起小三通貿易。

我以前家中靠打漁為生，若是今年漁獲量不好，就要四處借錢過活，當時也有所謂高利貸借款，利息三分利，每到家中要買米時，因為家裡錢不足以買一包米，只能跟別人共買一包，一人分一半，當時米一包 330 元，半包也要 150 多，媽媽只有 100 元，就會叫我去誰誰家借 50 元來買米，而我們家又是個大家庭，半包米也只能維持幾天而已，剩下也只能吃地瓜過生活，所以個個家中幾乎都有種些地瓜，記憶當時尼姑山不是像現在都是芒草，而是一層一層的田地種地瓜，以前我們家除打漁也有種田，養一些豬、雞、鴨等等自給自足。

還有一件事記憶深刻，還記小時候，每個村公所都有國外救濟的衣服，是美國人救濟貧苦人家的物資，當時是民國五十幾年，那些衣服還要經過抽籤，有抽到才有得拿的，我

小時候也有穿過，因為那些衣服都很大件，拿回來時，媽媽還要幫我裁剪後，我才能穿，但對我來說，已經是件很開心的事情。

還有以前海洋資源很好，我們常常去沿岸撿一些貝類回家，當時有很多種類海鮮可以取得，我們小的時候還會撿一些螺拿來玩，如同今日的沙袋遊戲，還有玩一些遺失的古玩，當時雖然生活困苦，但是吃的食物都天然單純，不像現今有那麼多的添加物，對我來說以前的記憶是美好豐富的。

王若蓉女士(64 歲)

以前的白沙是個海埔新生地，都是沙灘，也因為沙子是白色的，所以叫白沙。早期是個小漁港，大概有一、二十艘船，印象中夏天都打白力魚、白巾魚，冬天打蝦皮，男人們出海捕魚，我們女人在家也沒閒著，要幫忙弄魚鉤、收魚網。以前沒有冰箱，魚貨多的時候，都要先醃起來給商人來收購，不做醃製的會臭掉，早期白沙還有一間白力魚加工廠，將魚貨先清理乾淨，肚子內臟通通挖乾淨，塞入鹽巴醃好，還要曬好一隻一隻包裝好裝箱，讓商人收購外銷到香港。

以前的村辦有村長、村幹事、副村長（阿兵哥指派），以前沒有下面這條路，只有上面那條戰備道而已，出入村莊不是坐公車就是走路，早期公車還不是停在下面村辦，是停上面，若是錯過這班公車就要自己用走的了。

我以前在白沙開過小店做個小生意，當時阿兵哥要搭船、軍艦都在這裡上、下船，所以我都要一早起來準備煮泡麵、煎蛋、麵包，讓阿兵哥吃，我還有提供撞球檯讓阿兵哥有休閒娛樂，除了做生意，家裡大大小小事情都要做，蝦皮要曬要撿要挑，養雞養鴨，自給自足。

早期還有宵禁的，只要過了晚上九點，是不能有燈光的。白沙第一台電視，小小一台黑白電視，擠了全村人在看，打電話也不是像現在這麼方便，只有村辦有電話而已，老式電話用搖的，當時要找一個人，還必須轉接再轉接，村辦通知後才通的上一通電話。就連錢都有限制，紙鈔上面，外觀長得一模一樣，就是多了幾個字---限金、馬使用，所以去台灣還要換鈔票到台灣才能使用，以前日子，現今的小孩是無法想像的。

王振發先生(65 歲)

我小學有經歷廟宇讀書時期，老師是由部隊指派來的。那時同學很多，一個班級都有4、50人。以前白沙有100多戶，4、500人，一個小房子可能就住了四、五戶，我以前童年都玩泥巴、打彈珠，不像現在小孩那麼多各式各樣玩具。

早期馬祖沒有工廠可以上班，白沙村又是漁村，所以我國中畢業就跟著大人去捕魚，國中以前在坂里。後來才移到芹壁。馬祖早期有好幾組造船師傅，都是木頭打造，而且沒有動力，完全靠人力，到我手上已經有幾十噸的船了，要好幾百萬。

早期只要幾萬塊就有一艘木殼船，船上至少有四、五人，打帶魚、蝦皮、白力魚、丁香魚，沒有冰箱，都是拿去醃。每當漁獲豐收會銷到台灣，白北的中華商場以前都是賣我們馬祖的醃製品。黃魚都在外海居多，海水較深的地方，要到東引去捕。我們自己都會修補漁網，早期的魚寮就如今日倉庫用途，除了給漁民開會場地使用，就是存放一些漁具、耗材。這些可跟漁會登記，漁會整批訂購存放倉庫。

捕魚海域沒有固定，沒有說誰打哪裡誰不能打哪裡。捕魚有技術也有運氣，現在填海做碼頭，有分漁港跟商港，商港是外面那個區塊，我們裡面是漁港。有時候因海象不佳，貨船沒到，白米不夠，只能吃地瓜救濟一下。

現在漁獲量少很多，而且又沒有冰箱可以存放，台灣都去養殖了。捕魚真的是百業中最辛苦的行業，工作風險高。小船三不五時發生船難，這在以前是家常便飯，但又無法改變，只能繼續冒著風險，這是捕魚人背後最心酸的。

江素玲(54 歲)

我是台灣人，從小台灣長大，透過同學的介紹認識了先生。我先生王桂光是馬祖白沙人，結婚多年，我和先生一直住在台灣，白沙只來過三次，所以不認識以前的白沙。

今年我在台灣工作退休，因緣際會下，回到白沙，目前在白沙社協服務。回來之後，我發覺這裡跟我想像的退休生活很相似，我很愛白沙、北竿，我的女兒比我還早回來，她在北竿創業。剛來這裡會覺得吃東西非常不方便，時間久了，也覺得這樣其實還不錯，降低物慾。這裡治安非常好，可說是路不拾遺，門不閉戶。

現在白沙幾乎都只剩下老人家，沒有幾戶人，少了年輕人的活力。白沙應該要有人提供最簡單的飲食服務，解決民生問題，才能留住人。現在白沙村有許多廢棄屋，可做環境美化，或是改造成遊樂區、健身區，讓遊客有駐足停留的地方，不要只是把這裡當作過路的碼頭，只是上下交通船就走了。我真的希望白沙能有多一些年輕人，增加一點想法、創意，改造白沙，讓白沙有點生氣，我也會盡我的一份力量讓白沙社區變得更好。

王玉釵女士(68 歲)

我記憶中，白沙有兩次發財機會，第一次是民國 58 年，那年來了一個很大的颱風，浪打到村莊，大家都躲進防空洞裡，那時防空洞雨水淹及腳踝，我家茅草屋早就被颶倒了，漁船也都散了，但那一年海蜇皮大豐收，一朵可以賣到 100 多塊錢，一包米 300，那年一季就可以捕到幾百朵的海蜇皮，當時白沙人紛紛抓緊上天給予的機會。

另一次是在民國 60 幾年，我記得那一年是蝦皮大豐收，一斤蝦皮可以賣到 60 幾塊，一年就賺了 100 多萬，也就是那一年大家都賺了錢，開始搬離白沙去台灣定居，當時台灣平房一間只有 2、30 萬，大家紛紛買了房離開白沙。

到了民國 78、79 年，大陸漁船紛紛來到沿岸炸魚，海洋資源都破壞了，到今日的馬祖，雖然四周環海，但是海資源相當匱乏，連本地人想要買到新鮮魚貨都不太容易。

曹玉財(69 歲)

以前的白沙是沙灘碼頭，與現今很大差別。白沙以前都是捕魚人，早期都是人力搖櫓，漁獲量很多，一年四季都有魚可以捕，冬天蝦皮，夏天白力魚，我父親在尼姑山有種地瓜。白沙以前只有一、兩家的貨店，什麼都有，我大概民國 80 幾年開了一間叫「豐原」的雜貨店。以前衣服不夠暖，天氣感覺比現在冷，大家都會自己做老酒，喝了暖身子，也會做一些地瓜燒、醃魚製品等。

民國 50 年前後，交通不便，也沒碼頭，所以去南竿都需用小船接駁到外海的交通船，到了南竿也要接駁。交通船可載二、三百人。公車是軍用車，到村辦上面的山頂搭車，以前沒有現在碼頭這條大馬路，只有上面那條很陡的路，陡到公車不敢開下來。看電影是要到比較熱鬧的塘岐村。阿兵哥雖然多，但他們多去軍方的福利站買東西，休假才會在商店買。北竿軍人最多有三萬名，白沙就有三個據點。當時日子很辛苦，沒有白米飯

只有吃地瓜米。捕魚人等著商人收購轉去台灣賣。沒本錢做生意，只能認命去捕魚，打蝦皮時會賺得多一些，通常五至六人一艘船出海，現今這些都少了。

白沙人幾乎都離開了，連我個人也是來來回回兩邊跑，過陣子我可能也要去台灣跟小孩一起生活了。我是希望白沙能有些建設，讓白沙多點發展，這樣人也不會搬光，不要像現在只剩下幾戶人了。

陳世勳(59 歲)

我是芹壁人，對白沙最早的印象是民國 65 年，因為祖母的姊妹有兩位住在白沙，要幫長輩攢九(過九)，送湯圓。那時，白沙有用網捕白巾魚，大人就教我來買回去做魚餌，釣白力魚，若錯過公車，就要自己挑回芹壁，我小時候來白沙記得這裡都是沙灘，但有很多漁船。

民國 69 年我去台灣工作，直到民國 90 年回來，白沙已變成現在這商港，港務大樓都是年填海蓋的。我回來從事小三通貿易，算算也在白沙住了將近二十年。我剛回來做小三通，那時好幾艘船，但貿易貨量一年比一年差。白沙碼頭有個缺點，就是無法阻擋南風，我是希望能將南碼頭往外擴充，這樣腹地也大，把現今的港務大樓也移到南面去，這樣整個動線都會流暢許多，但每次反應都說經費不足。若是真為白沙想，想振興白沙，就更應該想想這些問題，現在腹地一直往內縮，空間變小，沒有發展餘地。

白沙小三通 20 幾年，以前五艘船天天在跑，這些年少太多，但也沒辦法，目前兩岸局勢就是這樣，只能盼望政府能有所作為，應該讓這個港口更有作為，發揮最大效用。

王建飛(40 歲)

我退伍先去台灣做了幾年工程師，後來因為媽媽在馬祖開了一間飯店，於是決定回馬祖幫忙。做旅遊業時，很多觀光客詢問馬祖在地名產是什麼？民國 90 初年大多是說「酒」，當我旅遊業做了 5 年後，希望馬祖能有「酒」以外的名產，讓觀光可多帶些名產跟回憶回去。

起先做「年糕」，後來決定主打「海芙蓉」。因為早年阿兵哥挖坑道、做工事，都是些體力活，全身痠痛，加上以前阿兵哥多住在坑道，多少會有一些風濕疾病，所以老一輩的都會叫他們擦一擦藥酒保健。藥酒就是用海芙蓉泡製。阿兵哥隊伍回台灣都會帶兩樣東西，一個是酒，另一個就是藥酒，也就是海芙蓉。

海芙蓉都生長在海邊危崖，曾有阿兵哥採集不慎失足落海之事。有一次，我跟縣政府團隊去金門參訪，看了金門「一條根」，以及許多相關商品，於是想馬祖海芙蓉也可以朝這方向發展。回到馬祖後，透過產發處將我的想法跟工研院教授研討，經萃取與分析，發現海芙蓉是真有效用的。海芙蓉要風平浪靜時開船出海，採集莖部，做簡單清理、曝曬後送去台灣，萃取後做出產品，纯天然。目前研發商品有海芙蓉貼布、蚊蟲咬用的海

芙蓉滾珠精油瓶、海芙蓉按摩霜，未來還會研發出生活周遭相關產品，像是海芙蓉手工皂，用於皮膚相當好，泡澡球、泡腳球等等促進血液循環。

希望遊客來馬祖，可以立刻想到有名又有效用的海芙蓉伴手禮，未來還會繼續努力宣傳在地海芙蓉效用，除了我個人推廣外，希望能跟縣政府一起合作，江馬祖打造為海芙蓉之島。

陳瑞英(67 歲)

北竿鄉有七個村，我在僑仔生活到 18 歲。小時候戒嚴，單打雙不打，單號時大陸就會打砲彈來。那時候馬祖人很辛苦，想想那真槍實彈的日子，砲彈就像金門後來拿來做菜刀的材質，打過來根本躲都來不及，所以只要聽到聲音，馬上跑防空洞，光僑仔就有 6、7 個防空洞。

小時候家境不好，沒讀什麼書，父母親也重男輕女，讀書就給男生去念。我都要幫忙家裡，去山上抓野菜回來餵豬，不然就是去割草回來燒，以前煮飯都是用草來燒的，當時哪有什麼瓦斯。

我 13 歲我就去做小販，每天都是在這邊買了魚或菜之後挑到壁山上，看看阿兵哥有沒有多餘的米或油，轉賣給我們挑下山轉賣給有錢人，一天上下壁山至少四、五趟。壁山缺水，我從塘岐挑水上去，一擔水可賣 10 塊錢，那時 10 塊錢很大的，可以買現在繼光餅 40 個，一天來來回回，我可以賺到 100 元出頭，當時米價一包是 330 元，我因為天天到阿兵哥那，那些阿兵哥也都會比較照顧我，他們都會偷偷賣我一包米 150 元，我拿下山賣就可以多賺 100 元，當時我就這樣以物換物轉賣賺錢，一直做到我 18 歲出嫁。

我 15 歲時媽媽就跟媒人幫我找了夫家，幫我訂了婚，馬祖那時有個風俗，一歲一兩黃金，像我 15 歲就 15 兩黃金當作聘金。當時台灣經濟起飛，有許多姊妹去台灣賺錢，一個月有三千多四千的薪水，大家一窩蜂的搶著去台灣。去台灣得二個月前先辦證件，當時一個月只有一班補即艦，是軍中艦艇，每次搭都覺得像難民一樣。我也想去，但是父親說我已經有婚約不可以去，我又哭又鬧，父親最終拗不過我，請媒人去男方打聽，有沒有要娶我女兒，男方很窮苦拿不出聘金，等我辦完證件準備出發去台灣，男方卻說要結婚了，我哪也跑不了，只能乖乖嫁到白沙去當王家媳婦，誰知道嫁過去後日子更苦。

我結婚辦了三天三夜酒席，以前不管有錢沒錢都是這樣，我是坐著轎子從橋仔抬到白沙去，被轎夫整得很慘，他們沿路一直大力晃，讓我在轎子裡頭昏眼花得、吐得亂七八糟，一到白沙，我幾乎是跌出轎子，我真得一路哭著出嫁。

由於夫家人口眾多，所有事情全部給媳婦打理，當時我也才 18 歲，也是什麼都不懂，整天被公婆罵，就連生孩子我都沒有坐月子，隔天就下床做家務。後來我在白沙待了兩年，搬去莒光，跟著先生去莒光，莒光漁獲量很多，我在莒光時期，家裡經濟才慢慢好

起來，在莒光生活了九年時間，後來又回到北竿在白沙開了一間雜貨店，取名為「瑞豐」商店。

當時北竿還有一萬多個軍人，零頭都比現今總數還多。我在白沙也做了長達 10 年的生意，之後搬去台灣，開一家自助餐賣早點，最後賺了點錢才在中壢平鎮那買房子，在那裡經營「久久便利商店」。有次小兒子跟我說想搬回馬祖白沙，他不講原因，後來才知他在學校被霸凌，我生氣又心疼，後來真的把店收了，帶著孩子又回白沙，也是因緣際會下買了現在位於塘岐的房子，經營「台江大飯店」。



40 年代劉同同先生宅(劉宜弟先生提供)



70 年代劉同同先生宅(劉宜弟先生提供)

致謝

本小冊的完成特別感謝

文字：劉宏文老師

圖畫：曹鈞偉先生

照片提供：平水尊王管委會、劉禮釗先生、劉依倮先生、王詩如先生、李芳伶女士

耆老訪談：劉禮泉先生、王詩如先生、王玉釵女士、王若蓉女士、王振發先生、江素玲女士、曹玉財先生、陳士勳先生、陳瑞英女士